

北朝民歌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罗兰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北朝是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 大动乱大融合的时代, 其中北方少数民族占大多数, 汉族人数较少。北方游牧民族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带有异域情调的文化习俗都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朝文学中, 乐府民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受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 其内容上多反映游牧健儿的英雄豪气, 尚武精神, 风格上爽朗刚健, 凸显着清刚豪迈的游牧民族精神特质。北朝民歌深刻记录了在北方少数民族影响下的社会生活, 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从这些诗歌中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北朝民歌; 少数民族; 刚健气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北朝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 西晋永嘉以来北方动荡的社会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 大分裂的时代, 自西晋“永嘉之乱”后, 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便开始逐步形成。西晋末年, 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司马氏政权的统治, 西晋王朝内部分崩离析。加之北方外族的起兵入侵, 西晋于公元 316 年灭亡。公元 317 年, 晋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 中原贵族文人纷纷流亡江左, 东晋建立。此后的北方地区, 游牧民族大量迁入, 战乱频繁, 五胡逐鹿, 先后“沦没于刘元海, 石勒, 慕容儁, 又为苻坚所陷, 坚败慕容垂据之, 此后属后魏。”^①至 439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 135 年间中原和巴蜀地区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割据政权, 史称“五胡十六国”。“五胡”是指这一时期在中原建立过政权的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 “十六国”是指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成汉和夏等。随着公元 420 年刘宋政权的建立和公元 439 年鲜卑拓跋部北魏的建立, 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开始正式形成。此后的北方地区虽在北魏时期安定过一段时间, 但不久后的公元 534 年, 北魏便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都邺, 公元 550 年为高洋所建之北齐所代。西魏都长安, 公元 557 年为宇文觉所建之北周所代。公元 577 年, 北周灭北齐, 统一北方。公元 581 年, 杨坚建隋代周, 公元 589 年, 隋灭陈, 统一全国。从广义上来看, 北朝应在公元 317 年东晋建立至公元 589 年隋统一全国这 270 余年中, 这期间, 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融合, 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碰撞, 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从对立走向认同, 从冲突走向融合, 在这样的碰撞、交融之中艰难前行。

(二) 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政治、文化的变迁

北方地区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一直都是华夏文明的中心, 历经千年的农耕文明。自西晋灭亡, 东晋南迁后, 北方地区成为了“五胡逐鹿”的战场, 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在此建立政权, 传统的农耕文明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汉族与胡族在政治、文化、习俗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故在前期两者之间有着激烈的敌对与冲突。西晋“永嘉之乱”之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胡汉两族双方的矛盾尤为激烈, 汉人士大夫以入仕于少数民族政权为耻, 晋臣卢谌在《晋书》中写为: “值中原丧乱, (谌) 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 并沦陷非所,

^① 杜佑.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M]. 台湾: 新兴书局 1959: 945.

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谶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①胡人政权也惧怕汉人的势力，采用胡汉分治之法压制汉人。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的这段时间内，社会极度黑暗混乱，反复更迭的割据政权让北方战争连绵不绝，这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是一片荒原。

自从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社会相对稳定，北方游牧民族开始逐渐向农耕文明过渡，民族矛盾不再激烈，转而开始慢慢融合，北魏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每个政权政策的变更都是与汉化进程相关联的。万绳楠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写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即走汉化路线。这种思想对各族文化的发展与各族共同文化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②汉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一是政治制度上由原来落后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二是经济上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三是文化上北方少数民族逐渐向华夏儒家文化靠拢，习汉语，用汉人语言文字发表作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探讨清楚北朝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才能看到北朝少数民族政权对北朝文化的影响。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缪钺先生说过：“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来说，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文化、经济都有所提高，但是道路是曲折的，情况是复杂的。”^③崔明德先生在北朝民族问题的研究中也说过：“总的来看，鲜卑拓跋部及北朝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等方面，经历了坚守——变革——反扑——调适四个阶段或者说四大转折。”^④北魏孝文帝在推进汉化上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迁都之后，鲜卑族的汉化更是达到了顶峰，然而好景不长，在孝文帝早逝之后，北魏政局陷入动荡，刚刚稍有起色的汉化过程进入危局。之后由于权臣的把持朝政，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旋即被高齐和宇文周所取代，政权的更替也代表了政治，文化制度的改变，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也便一再反复。高氏的北齐依托六镇边军起家，受洛阳汉化的影响小，加之备受洛阳政府的歧视，所以敌视汉人及其文化，在其建立政权之后，朝廷上下都弥漫着“抑汉扬胡”的逆流，政治上崇尚“大鲜卑主义”，汉族要甘拜下风，俯首帖耳。文化上大肆推行北鲜卑的风俗制度，社会上胡风渐盛。由于北齐上层的胡化逆流，北齐民间也大兴学习鲜卑语的风气，汉人只有掌握鲜卑语言才可以获得入仕的机会，这使得早期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分崩离析。而与高欢对峙的宇文北周则重用汉族大臣，励精图治，寻求变革。在北周建立初期，由于根基不稳，宇文氏必须联合汉族豪门才能抵御高齐。汉人贵族在政治上制定合理的政治制度，军事上也打破了以前的民族界限，关陇豪右这些汉人大族加入了府兵，成为北周的重要兵源。这种胡汉的联合让北周的汉化道路走的相对容易，政治上的联合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北周统治阶级为了能与关陇汉族豪门在文化上一致，也大力提升自己的汉化修养。不同于北齐敌视汉文化，北周很好的协调了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融合也加快了进程，从而使得北周逐渐繁荣强大，最终打败北齐，统一北方。

（三）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风情

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交融的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和交往中，必然会导致社会习俗的融合。自西晋灭亡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游牧民族向中原内地的迁徙持续不断，分布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少数民族在学习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时，也将自身的民族习俗传播给了汉人。这些带有胡风的习俗经过民族融合后也渐渐被汉族人民接受，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习惯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婚俗丧葬，语言文学等方面。

在社会生活方面，游牧民族有很多属于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具体便是在吃、穿、住、行等方面。饮食上，胡族以乳，肉等陆禽为主，蔬菜较少。《北史·突厥传》载：突厥“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在《齐民要术》卷六中也记载了“作酪法”、“作干酪法”等技

^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四《卢谶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259.

^②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375.

^③ 缪钺.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4.

^④ 崔明德.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J].烟台大学学报，2010（4）.

术,说明当时北方地区广泛的流行食酪之风。胡族的饮食已经融入到北方人民的生活之中,汉人在接受胡风饮食的同时还渗入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并将其沿袭了下来。服饰上,北方游牧民族喜欢留辫发,戴毡帽,上身着夹领小袄,下身着裤,脚穿皮靴,如在《旧唐书·舆服志》载:“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殊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①这种轻便的服装风格也影响了汉族的服饰,在《梦溪笔谈》卷一云:“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靴,有蹠蹠带,胡服也。窄袖便于驰射;短衣、长靴皆便于涉草。”^②可见胡服在北朝时期十分流行。居住上,在进入中原以前的北方少数民族都属于游牧经济,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毡帐是他们日常的住房。《隋书·突厥传》说突厥“随逐水草迁徙,不恒厥处,穹庐毡帐。”^③可见穹庐毡帐这种居住方式,是与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在进入中原,走向农耕文明后,他们便很快过渡到了宫室楼阁这样的居住方式,但是一些传统的带有胡风的家具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胡床。胡床是当时北方流行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凳子,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胡床已经普及了起来,成为一种全民使用的用具。出行上,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经济为主,其出行最重要的便是马匹,他们是在马背上成长的,故马匹对他们十分重要。北朝文学中有很多诗句都是与马有关的,如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辞》说:“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蹕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除了马作为交通工具,车也是他们的出行选择,他们的车轮高大,轴数甚多,上面还铺上毡制的车篷以避雨,如《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说高车族(即敕勒族)“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④

在婚俗丧葬方面,北方少数民族有鲜明的胡族色彩。婚姻方面,北朝妇女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婚嫁方面没有过多礼教的束缚。由于在进入中原以前的游牧民族包含着落后的原始社会的遗风,所以女性地位较高。除传统婚嫁外还有着抢婚、收继婚等婚制,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乌桓“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⑤。北朝女性在离婚方面也很自由,再婚后也不会受到歧视,仍然可以当家做主,这样开明自由的婚姻制度深深的影响了北朝诗歌中情歌的描写。丧葬方面,北朝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重视,他们也大多采取水葬、火葬、天葬等形式,但在棺木的装饰和陪葬品中体现出与汉族不一样的胡风色彩。

在语言文学方面,北朝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人语言并行的。萧涤非先生就将北歌分为“虏歌时期”和“汉歌时期”,在《魏书·乐志》中说道:“太祖(道武帝)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兼奏赵燕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饗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生,礼不忘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晓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⑥可以看到当时演奏的音乐就是虏音乐曲,但是《真人代歌》至唐已遗失过半,故“其词虏音,竟不可晓”。虏音歌曲还有很多被翻译为汉歌的,如《敕勒歌》,在《乐府广题》曰:“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当然现在北朝的很多诗歌都是用汉人语言文字书写的,这也与少数民族不断汉化密切相关。

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北朝民歌

(一) 北朝民歌概况

民歌是一种由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传唱而产生和发展的歌曲艺术。它的创作者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主要抒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用来表达哀愁,歌咏快乐。民歌自《诗经》的国风起就一直保持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北朝民歌是北朝时期人民传唱的歌曲,也是文学

^① (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1.

^②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

^③ (唐)魏征等撰.隋书第三册卷八十四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63.

^④ (唐)李延寿等撰.北史卷九八高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⑥ 魏收.魏书卷一百九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5

史上沿袭成俗的习惯称呼，它们归属于乐府，也称为民间乐府。乐府本是古代官署之名，其职责在于采集文人诗赋和民间歌谣，将诗歌被之管弦以供祭祀之用。后世就将乐府采集的诗也叫做乐府，并逐渐形成一种诗体。北朝民歌主要的创作和传唱地域在我国北方中原和北部的边疆地区，包括江淮以北，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域；它们的创作者是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主要是鲜卑族，以及氐、羌、汉族的人民；它们大多数是经过南朝的乐府官署采集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因而最初是可以合乐歌唱的。

1. 北朝民歌的时间界定

南朝的时间在历史上有比较精确的界定，即从刘裕建宋代晋的公元 420 年至隋文帝杨坚灭陈的公元 589 年，共 169 年。而与南朝相对应的北朝则有几种不同的时间界定。其区别在于北朝开始时间的界定上，广义上的一种是从西晋灭亡东晋建立的公元 317 年开始，包括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狭义上的一种是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公元 439 年开始，这是与南朝政权的完全对立为标志的。通过参照现存的北朝民歌中一些年代可证的歌曲，可以判断北朝民歌的时间范围。北朝民歌在《梁鼓角横吹》中有时代可考的有五曲：《企喻歌辞》、《琅琊王歌辞》、《钜鹿公主歌辞》、《慕容垂歌辞》、《高阳乐人歌》。

(1)《企喻歌辞》。《古今乐录》曰“最后‘男儿可怜虫’一曲是苻融诗，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①苻融，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的弟弟，氐族，前秦历任征南大将军、录尚书事，封阳平公。前秦的时间是公元 350 年——394 年，故此诗应产生于此时期。

(2)《琅琊王歌辞》。《古今乐录》曰：“最后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②按《晋书·载记》：“广平公姚弋，兴之子，泓之弟也。”姚弋，后秦姚兴之子，羌族。《琅琊王歌辞》第八曲写道：“偃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在历史上是确有此事的。《魏书》载“兴中子广平公弋有宠，委之朝政。兴疾笃，长子泓侍疾于中，弋集党数千人，候兴死，欲杀泓自立。……兴疾瘳，不忍诛弋，免官而已。……神瑞二年，……兴复以弋为中军大将军，配兵三万，屯于渭北。兴又疾甚，弋遣其党姚武伯等率众攻端门。泓时侍疾，遣兵拒之，兴力疾临前殿，杀弋，弋党乃散。”^③这首歌辞相当于是姚弋作乱之前的舆论宣传，姚弋死于公元 415 年，可知《琅琊王歌辞》产生的时间应在此期间。

(3)《钜鹿公主歌辞》。《唐书·乐志》曰“梁有《钜鹿公主歌》，似是姚萇时歌，其词华音，与北歌不同。”^④姚萇，十六国时期后秦政权的开国君主，384 到 393 年在位，羌族。

(4)《慕容垂歌辞》。《晋书·载记》曰：“慕容本名皝，寻以谶记乃去谶，以垂为名。慕容皝僭号。封垂为吴王，徙镇信都，太元八年自称燕王。”^⑤慕容垂，十六国后燕开国君主，鲜卑族。在前秦苻坚帐下多有战功，淝水之战苻坚败北，垂脱离前秦于公元 384 年建立后燕国。

(5)《高阳乐人歌》。《古今乐录》曰“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驹》，盖出于此。”高阳王是北魏孝武帝元宏之弟，据《北史》言“太和十九年（486 年），封颖川王。或说雍待士以营声，……改封高阳。”^⑥则此歌应该在 486 年左右所作。

综合《梁鼓角横吹曲》五首有年代可考的歌辞，可以得知北朝民歌在北魏建立以前的十六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在民间创作流传了，则北朝民歌的时间界定应该取广义的时间范围，即从西晋灭亡东晋建立的公元 317 年至隋统一全国的公元 589 年，北朝民歌就产生于这 270 余年的时间里。

2. 北朝民歌的保存与整理

^①（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②（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宋）欧阳修.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⑤（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2073.

^⑥（唐）李延寿撰.北史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0:457.

现存的北朝民歌曲辞大多数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其中以《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为主，其余的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有一小部分。具体来看，在《乐府诗集》卷第二十五“横吹曲辞五”之“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歌辞》四曲、《琅琊王歌辞》八曲、《钜鹿公主歌辞》三曲、《紫骝马歌辞》六曲、《紫骝马歌》一曲、《黄淡思歌辞》四曲、《地驱乐歌辞》四曲、《地驱乐歌》一曲、《雀劳利歌辞》一曲、《慕容垂歌词》三曲、《陇头流水歌辞》三曲、《隔谷歌》二曲、《淳于王歌》二曲、《东平刘生歌》一曲、《捉搦歌》四曲、《折杨柳歌辞》五曲、《折杨柳枝歌》四曲、《幽州马客吟歌辞》五曲、《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一曲、《陇头歌辞》三曲、《高阳乐人歌》二曲，加上歌辞《木兰》一曲，共计 67 首；另有《乐府诗集》卷第七十八“杂曲歌辞十八”之《阿那瓌》、卷第八十五“杂歌谣辞三”之《陇上歌》、卷第八十六“杂歌谣辞四”之《咸阳王歌》、《敕勒歌》以及《魏书》列传第四十一《李孝伯、李冲传附李安世传》所載之《李波小妹歌》，总计 72 首。

《乐府诗集》在“梁鼓角横吹曲”前引用智匠的《古今乐录》来解题，在《隋书·经籍志》中写道：“《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其书载汉魏六朝之通俗歌曲如鼓角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等甚详，《乐府诗集》多引其文，原书赵宋之后已佚。《乐府诗集》卷第二十五《横吹曲辞》五之“梁鼓角横吹曲”解题如下：

《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擒台》、《胡遵》、《利羊丘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驱乐》、《紫骝马》、《折杨柳》、《幽州马客吟》、《慕容家自鲁企由谷》、《陇头》、《魏高阳王乐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江淹《横吹赋》云：“奏《白台》之二曲，起《关山》之一引。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则《白台》、《关山》又是三曲。按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①

北朝民歌最早记录见于南朝释智匠的《古今乐录》，标明为“梁鼓角横吹曲”，智匠由梁入陈，说明北朝民歌在梁陈时就已经流入南朝了。北朝时期早有乐府对来自民间的音乐进行采集，这种采诗的风尚自西周时便已存在。北朝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才开始进行采诗，这与孝文帝大力进行汉化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隋书·音乐志》载：“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或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助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宗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②正是孝文帝时期的采诗，才使得北朝民歌能传入南朝，并被记录下来。

（二）北朝民歌内容中的民族特色

北朝民歌由于其创作主体民族的多样，故有着独特的诗歌魅力，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民族性。北朝民歌全面的展示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特征，也反映了胡汉两族人民共同的民族生活。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战争、行役、豪侠、爱情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展现了当时北方社会的社会风情。

1. 尚武精神在战争诗中的反映

北朝民歌中的战争诗占有很大的比例，沈德潜说过：“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③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一直处于群雄割据，战乱频繁之中。自晋王室东迁以后，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一齐涌入中原，民族之间相互厮杀，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权。这样混乱的局面自然使得战争成为劳动人民口头传唱的主要题材。但在战争歌辞的描写中，却可以看到少数民族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的体现，这与汉民族的信仰有很大的不同。华夏文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70.

^② (唐)魏征等撰.隋书·音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 (清)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碎语》六九.

明是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长期的农耕生活使劳动人民形成了追求安稳，以和为贵的思想。加上儒家礼教的熏染，使得汉族人民尚文治而不尚武功。以前描写战争的诗歌大多都反映出人民对于战争的厌恶和痛苦，而北朝民歌中对尚武精神却大力赞扬，这便是游牧民族民族性的体现。北方游牧民族带有民族特色的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在北朝民歌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战马。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是马背上长大的民族，他们对于马的普遍喜爱是受生活习惯所影响的。他们长期生活在草原或大漠中，马是他们出行，迁徙，作战的工具。马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生活中少数民族人民属于游牧经济下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需要管理上百只牛羊等牲畜，骑马的快速与灵活能帮助他们成功管理。再者，骑马可以联系草原上分散的各个部落，使之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鲜卑等部落的兴起就是部落联盟兴盛的最好实证，因此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的喜爱与崇尚便不言而喻。正是对马有这种深厚的情感，所以北朝民歌中对于马的歌颂十分明显。如：

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羈。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踔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

憎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琅琊王歌辞·其八》

矫健的英雄有了快马的配合，在战场上更加英勇无畏了。宝马配英雄是历史留下的传统，在如今我国的西北各民族依然赞颂着马背上的健儿，可见对马的崇尚一直延续着。

北朝民歌中对战马的歌咏也和西晋末年骑兵的出现有关，晋末时期，冶铁事业大规模的发展起来，铁的大量锻造与频繁的征战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百炼钢”、“灌钢术”已经开始发明和应用了，钢开始大量的用来制作兵器和铠甲。骑兵有了完善的装备，包括士兵身上着前后胸甲分开用甲带相联的“裊裆甲”，即铠甲，以及战马头上的面帘，马颈上的“鸡颈”，马身上的“马身甲”、“搭后”等。这在北朝民歌中也多有反映。如：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裊裆，互铎鬃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裊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互铎。

——《企喻歌》

(2)崇尚武器。兵戈铁马自来是健儿的标配，在战乱频繁的北朝，北方游牧民族除了歌咏战马外也毫无顾忌的说出自己对于兵器的喜爱。如《琅琊王歌辞·其一》：“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刷于十五女。”诗中的男子因为一把新买的宝刀而欣喜不已，将它悬挂在中梁柱上每日摩挲。男子对好刀的喜爱已经超过了对女子的喜爱，这种情感的对比，更让人们看到兵器在游牧民族心中的地位。在《杂歌谣辞》的《陇上歌》中也有写道：“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骖驔文马铁鍍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这种展现将领英勇善战精神时也用锋利的武器来展现。

北方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一直都是处于落后的部落氏族社会。与中原地区稳定的农业文明不同，他们需要通过战争和兼并来发展壮大自身。在西晋末年，匈奴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就是通过金戈铁马的方式进入了中原，推翻了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西晋政权。因为频繁的战争，所以对武器的崇拜和重视，一直都是他们的传统，北朝民歌中赞美武器和征战的歌谣数量极大，也是和他们自身的民族特性分不开。

(3)崇尚英雄。北方游牧民族尚武，喜欢矫健善战的领袖，故他们在心理上总是充满了对英雄，对豪侠的崇拜。北朝民歌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歌辞。如《企喻歌辞·其一》：“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胡应麟对《企喻歌》评价道：“《企喻歌》，元魏先世风谣也。其词刚猛激烈，如云‘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等语，真《秦风小戎》之遗。”^①可见北方少数民族的年轻男性喜欢像凶猛的鹞子一样在战场上——一往无前，英勇杀敌。再如：《琅琊王歌辞·其七》“客行依主人，愿得主人强。猛虎依深山，愿得松柏长。”游客愿依附强大的主人，“猛虎”二字可见其勇猛。还有在《杂歌谣辞》的《陇上歌》：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骖驔文马铁鍍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骖驔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晋书·刘曜载记》云：“刘曜围陈安于陇城，安败走，曜使将军本先追之，斩安于润

^① 胡应麟. 诗薮杂编卷三《遗逸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80.

曲。安善于抚下，吉凶夷险，与众共之。及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①陈安虽战败而死，但其勇武的事迹却通过诗歌一直流传下来，可见人们当时对于英雄的崇拜。

在南北朝民歌中，不仅仅是男儿骁勇善战，崇尚武力，连女子都英勇无比，丝毫不逊色与男子，如《木兰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这两首诗中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一位战场上的巾帼英雄。而李波小妹骑技高超，箭无虚发，亦是一位堪比男性的女中豪杰。可见当时尚武精神已经扎根于北朝人民的心中，不管男女，他们骨子里都透露着一股勇猛之气。

2. 女性独立精神在爱情诗中的反映

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题材，而北朝情歌中所反映的男女关系却带有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性。在传统的华夏文明以及儒家礼教的熏染下，汉族女子推崇温柔端庄，含蓄婉约，而在域外的游牧民族女子则爽朗大胆，独立自主，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②从中可以看见北朝女性行动自由，不拘谨于家门之内，地位也较高。

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独立精神总体来看，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北朝，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他们以前一直生活在寒冷闭塞的西北地区。在社会形态上多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经济形态上多属于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地区后，随着与汉族的融合，他们快速过渡到农耕经济，但以前传统的母权社会的氏族遗风还有所保留，所以北朝女性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北朝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各种政权频繁更迭，社会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原先束缚人们的儒家礼教分崩离析，对妇女的约束减少了，这让女性有了一定的自由。正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北朝民歌中的女性英勇尚武，对爱情的表达直率大胆，毫不遮掩的唱出自己的心声，使得北朝反映男女恋情的诗歌显得真诚直率，泼辣大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来看，北朝女性的独立精神在诗歌中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北朝女性的择偶标准也深受游牧民族崇尚英雄的影响，她们喜欢勇敢顽强，骁勇刚健的战士。这有异于汉族女子喜欢的文质彬彬的百媚郎，如在北朝诗歌中写道：“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可见，游牧民族女子喜欢凶猛刚健如黄鹞子一般的健儿，认为这样才可以配得上自己。北朝女性这样的婚配观念是游牧民族在部落联盟阶段的道德观念在婚姻爱情上的表现，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民族原因。

第二，在爱情的相处过程中。北朝女性豪爽大胆，语言直率坦诚，她们常常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情感，如“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夹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媪。”（《捉搦歌》）非常直白的说出了男女应该相互交好，完全没有遮掩和羞涩。在她们的观念里，男女两个成双成对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种粗浅的对两性关系的认识跟游牧民族自身落后的生活习惯相关，由于在未进入中原以前，他们还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阶段，经济文化落后，他们的婚配观念里具有最原始意义的种族繁衍特征，因此北朝诗歌中没有南朝情歌的浪漫和幻想，一切都是实际的、干脆利落的。北朝女子在恋爱相处过程中自由自在，如《幽州马客吟歌辞》其三说：“南山自言高，只与北山齐。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其四：“郎著紫袴褶，女著彩夹裙。男女共燕游，黄花生后园。”《地驱乐歌辞》：“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诗中的女子自信，大胆，用平等的心态对待男女爱情。男女相处的十分自由，而不像一般的汉族诗歌中女性常常把自己放在弱者的角度“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碧玉歌》）汉族女子对爱情是一种依附的心态。除此之外，汉民族的很多情歌中也经常让女性自比藤萝，依附缠绕男子。在对待情郎的态度上，北朝女性很直接，爱恨分明，如《地驱乐歌》写约会：“月光星光欲坠，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辞·其四》：“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①（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刘曜载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北齐）颜之推著，程小铭译注. 颜氏家训全译修订版[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3.

男子你不来赴约就直接跟我说，对我冷淡了我也会不再怀念旧情。 北朝女子在对待男子背信弃义时，绝不会悲悲啼啼，烦乱痛苦，她们的豪放与粗犷便可见一斑。

第三，在自己的婚嫁问题上。北朝女性直率的说出自己渴望尽早出嫁的愿望，毫不遮掩。北朝诗歌如《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捉搦歌·其四》：“黄桑柘履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这些都迫切表达了要求母亲尽早嫁女的愿望。她们直接高呼“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这与传统华夏文明中含蓄羞涩的女性截然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北朝情诗中，有一些诗歌就受到了南方浪漫气息的影响，对于爱情的诉求便婉约了许多，如《淳于王歌》：“肃肃河中育，育我须含黄。独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百媚在城中，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思，高城何所妨？”这是南朝文学对北朝诗歌软化的结果。

第四，在表达离愁别绪时。北朝送别诗多在路头马背上，离情中也渗透着爽朗豪放之意，并未向南朝送别一样哭哭啼啼，难舍难分。如“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其一》），“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其二》）这些马上的送别诗，虽然都是咏叹悲伤的离情，但在马背上的离别多少渗透出爽朗豪放在其中。其中的“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与南朝送别诗中的“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气韵和格调上确有很大的不同，豪放与婉约便在对比中展现。在《颜氏家训》中说：“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断，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①这段话足以说明南北朝送别时的一些状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婚姻观念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尚武精神影响下的择偶观，泼辣大胆的相处方式，直率坦诚的爱情诉求。这些都深刻的反映出了中古北方地区女性的生活状态，对研究当时北方的婚姻史提供了生动的资料。但是，在这种婚姻生活观的背后，也应该看到，由于频繁的战争导致大量女性的不幸命运。北朝民歌中也有一部分是反映寡妇和孤儿生活的。北朝时期的寡妇很多，这是由于连年的战争所导致的。加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还是以部落联盟、奴隶主贵族为主的，他们战争和掠夺的方式野蛮落后，在征服敌方的同时还会大量屠杀对方的青壮年劳动力，以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因此大量的寡妇，孤儿就出现了。他们在社会上地位低下，处境艰难。如《紫骝马歌辞》：“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这里描述的就是童男娶寡妇这样不合理的现象。北朝社会上寡妇是可以再嫁的，由于社会上寡妇的增多，许多统治者都颁布过政令，要求寡妇及时改嫁，如高欢时“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间寡妇。”^②北齐时“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十二三”。^③这种寡妇再嫁的情况又使得孤儿问题出现了，《琅琊王歌辞》“东山看西水，水流盘石间。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这便是由于寡妇再嫁未能处理好孩子问题而导致的孤儿。北朝民歌中这种反映底层人民苦难的诗歌自汉乐府开始便一直延续着，它的内容接近现实，比南朝民歌一味歌颂爱情有更强的现实力度。

3. 民族习俗在生活诗中的反映

民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堪称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因此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也被普遍的映射到了民歌之中。在《钜鹿公主歌辞》中就有对北朝上层社会出行时的描写：

“官家出游雷大鼓，细乘犊车开后户。车前女子年十五，手弹琵琶玉节舞。钜鹿公主殷照女，皇帝陛下万几主。”

在这首诗中，可以看见皇家贵族出游时盛大的场景，官家出行时坐的是高大的车，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子边弹琵琶边跳舞。这在北朝社会习俗是有据可依的。在北朝出行的工具除了马以外还有车辆，由于游牧民族是依水草的丰茂而随时迁徙的，所以车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的车辆是木制的，车轮十分的高大，便于在崎岖泥泞的地区行驶，而且车上覆

^①（北齐）颜之推著，程小铭译注.颜氏家训全译修订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8.

^②（唐）李延寿.北史卷六《齐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0：148.

^③（唐）李延寿.北史卷六《齐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0：163.

盖着用毡布制作的蓬，用于抵挡风雨。《北史·室韦传》：“乘牛车，以蓬藤（蓬藤，用苇编成的粗席子）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可见“毡车”在北方少数民族那里使用广泛。民歌中还写到了女子弹琵琶跳舞，这也是少数民族的乐器，琵琶是一种源自胡、羌的弹拨乐器。

《释名》卷七·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在南北朝时期相当流行，南北朝的上层贵族多喜欢舞女弹奏琵琶，在《颜氏家训》中记录过：“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渐）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①可见北齐当时的汉人以学习琵琶与鲜卑语作为进仕的途径。

在《高阳乐人歌》里面也体现了一些民族风俗，如：“可怜白鼻騊，相将入酒家。无钱但共饮，画地作交赊。”诗中描绘的喝酒者在酒店豪爽的喝完后用“画地作交赊”的方式结账，早期鲜卑族就有不用文字，刻木记契的习俗，这种“画地交赊”的习惯也是少数民族以前习俗的一种保留。

（三）北朝民歌艺术上的民族特色

北朝民歌是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创作的结晶，故诗歌艺术也呈现出别样的特色。《隋书·文学传序》论述南北朝文学的不同时说：“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②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到，北朝民歌总体的艺术特色是“辞义贞刚，重乎气质”，并且“便于时用”，故北朝民歌主要艺术特色即风格上豪迈刚健，注重现实，语言上质朴直率，杂言并糅。

1. 重视现实的豪迈风格

北朝民歌重视现实，豪放刚劲的风格不仅有社会因素的影响，还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首先，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战争连绵不绝，人民长期处于动乱与流亡之中，所以他们关注的视角都是现实的生活，着力描写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动乱较少，再加上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使的南朝诗歌关注的都是自身的享乐。萧涤非先生曾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论证过南朝诗歌乃以城市都邑作为策源地，他讲到：“是以四方虽穷，而城市恒富，百姓虽流离痛苦，而城市居留者则正不妨于‘桃花绿水之间，春风秋月之下’度其爱恋生活。其发为情词艳曲，盖亦理所固然。”^③反观北朝民歌，却可见里面有很多描写社会贫富差距不均，人民苦难生活的诗歌。如《雀劳利歌辞》“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幽州马客吟歌辞》“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这种反映现实苦难的民歌便自带有一种刚劲的风格在其中。

其次，北方少数民族豪放、乐观、开朗的民风也使北朝民歌风格上十分清新。游牧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开阔的草原，广袤的大漠之中，所以性格上洒脱开朗，不似汉人一样多愁善感。时至今日，我国西北地区的很多民族都乐观向上，有着野性的美。如北朝民歌中的《捉搦歌》，题目中的“捉搦”一词便是捉弄，戏弄的意思，其诗句中便有调侃的语气在里面，如“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夹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媪。”诗中女子“反著夹禅后裙露”的匆忙穿法也让人忍俊不禁。还有木兰诗的最后，木兰换上女装调侃同行的战友时说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轻松活泼的语调让诗歌整个变得明朗生动起来。

2. 质朴多变的语言特色

北朝民歌的语言独具特色，其豪爽，质朴的语言风格也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格。从句式上来看，北朝民歌语言形式多变，其中有四言、五言、七言和不少杂言诗。其中四言诗

^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6.

^②（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94.

10首，五言诗45首，七言诗11首，更有不少杂言诗，如号称乐府双璧的《木兰诗》是五言，七言，九言交错，大家耳熟能详的《敕勒歌》是三言，四言，七言交错。这些参差交错的诗句让诗歌具有灵活性和生活气息，相较于多为五言四句的南朝民歌，北朝民歌自然不事雕琢，显示出灵动的美。从北朝诗歌的诗句形式上可以看出北方少数民族原始质朴之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是四言诗衰落，七言诗未兴起，五言诗繁盛的时代，因此南朝民歌绝大部分采用了兴盛的五言诗句式，这是时代的必然。但北朝诗歌形式多样的诗句，是由于北朝融入了大量的域外少数民族，他们在进入中原以前多属于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比较落后，所以还保留了原始古朴的风气。因而，他们在创作诗歌时不尚修辞，不事雕琢，喜欢用古朴本色的语言来反映自身的情感。北朝民歌相较于南朝民歌来说，虽然没有了形式上的华美整饬，但清新活泼，分外贴近生活。如《木兰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里运用两组排句，句式由五而七而九，音节由急促而悠扬，抒情气氛随而步步深化，在参差中见其美感。

北朝民歌质朴的语言特色还体现在描写直接这个方面。北方人民在创作诗歌时直接率性的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少使用隐晦曲折的手法，让人一看就明白诗歌要表达的思想，绝不扭捏含蓄。如《隔谷歌·其一》：“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折杨柳枝歌·其一》：“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这样的诗歌都是直接将整个事件的画面展现了出来。基本上是白描的手法，并无半点修饰。但这两首诗，也生动的将下层百姓无衣无食的忧愁，与行客儿马背上离别故乡的惆怅写了出来。这样直率的作风与少数民族开阔的胸襟有很大关系，其质朴清新的语言风格也为当时沉迷于声色的南朝文坛刮去一股刚劲之风。

三、北朝少数民族民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以北方少数民族为创作主体的北朝民歌因其豪迈刚劲的独特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朝民歌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北朝文坛，反而是为南朝文学和后面唐代的边塞诗打下了基础。

（一）对南朝边塞乐府诗的影响

北朝文学在诗歌方面主要有民歌和文人诗歌，一般来说，文人诗歌都会从乐府民歌中汲取养分，但是北朝文人诗歌对北朝民歌的吸收程度不大。这是由于北朝期间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程度远远比不上汉族深厚的文化。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很多文人作家就开始慢慢的向优秀的汉文化学习，再加上南朝民歌的陆续传入，北朝文人便忽视了自身传统的民间歌谣，转而向南朝清绮的文学靠拢。所以，北朝文人中仅有温子升的一篇《白鼻騮》是从《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高阳乐人歌》中借鉴得来的，除此以外，很少再见其他仿作。葛晓音先生在《八代史诗》中说：“但从北朝仅存的少量成就不高的文人诗看，北魏诗人并不善于学习北朝民歌的精华，而是基本上承接了西晋以前中原文学的传统”，“北魏以南音输入乐府，北朝乐府民歌传入南方，大大促进了南北朝文学的交流。由于南北朝诗歌艺术水平的悬殊，南朝文人吸收北方民歌的能力显然超过北朝文人。边塞题材与思妇诗的结合，是南朝诗人融合南北诗风的最初尝试。而北齐诗歌则因单纯模仿齐梁诗而完全南化，失去了自己的特色。”^①从葛先生的评论中，可以看见北朝民歌在南朝经过文人们的改造，为后面的边塞诗提供了基础，影响了唐代边塞诗的内容与风格。

《北史·文苑传》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②梁陈时期，北朝民歌大量流入南朝，相较于北朝文人对民歌的轻视，南朝文人则非常重视对北朝民歌的学习。如《北史·文苑传》中所说，南朝文坛的诗歌过于清绮柔靡、沉溺声色，而北

^① 葛晓音.八代史诗[M].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351.

^② (唐)李延寿撰.北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朝苍凉豪迈、刚劲有力的诗风正好是对南朝诗歌的补充。因此南朝文人“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让这两种气质融合成了词采飞扬的边塞诗。梁陈文人在北歌传入以前极少写边塞诗，首先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南朝文人普遍没有到过北方苍茫辽阔的边塞之地，对于边地苦寒的生活知之甚少，因此这类题材的诗很少；其次，是由于南朝诗坛自东晋偏安以后就割断了对魏晋风骨的继承，转而流行沉溺声色，耽于享乐的风气，故南朝民歌的内容较为单一，边塞诗的题材也很少。但梁陈之际，由于北朝民歌的传入，大量的边塞诗出现。边塞诗数量的从少到多可以验证出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的影响。

北朝诗歌内容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和边塞风光的描写，这些都对南朝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南朝文人通过仿照北朝民歌，创作出大量虚拟的边塞之景。他们借鉴了北朝民歌中反映边塞的地名如陇头、秦川、上郡、云中、塞外等，将诗中的景色全部化为西北边塞之中，再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涵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生动的描摹虚构边塞上的战事。南朝文人对边塞诗歌的仿制虽然在内容上比起北朝民歌来说十分的贫弱，但艺术技巧上刻画的却十分细腻，他们的边塞诗真正将“清绮”与“贞刚”融合了起来，其诗歌刻画的十分细致生动，从而让边塞诗的创作渐入佳境。正是有了南朝文人对边塞诗的大力创作，才让后面唐代的边塞诗日益成熟，最后蔚为大观。

（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北朝民歌对唐代边塞诗的产生也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北朝民歌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少数民族尚武的习俗，所以诗歌中描写战争，歌颂金戈铁马，赞美英雄的诗歌很多。这些都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诗中都有所反映，如李白《行行且游猎篇》：“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巧。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蹶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鸽迸落连飞鹞。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其次，北朝民歌中有很多对于边塞景色的描写，这些带有西北地区特色的风景在北方游牧人民的笔下变得十分辽阔苍茫，气势雄浑，这样的风格也影响了唐朝诗人的边塞诗创作。他们有意愿的将西北地区苍茫的景色与少数人民的习俗展现在诗歌中，描绘出一幅幅异域边塞图景。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些边塞诗都很好的将边地景色展现了出来，无疑也是继承了北朝民歌的传统。

结 语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动乱，广大的北方地区更是作为战争的最前线而饱受摧残，战乱四起。但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却为华夏民族带来了新的血液，他们质朴坦率、粗犷豪迈的风格深深影响了中原文化，这在北朝民歌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力的崇尚，对爱情直率的表达，对质朴本色语言的追求深深影响了北朝民歌的创作，这使得北朝民歌成为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高度融合的典范。北朝并不像很多南朝学者认为的是文学荒原，反而因为少数民族的融入而使诗歌拥有了不一样的色彩。这正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中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再看北朝文学时，我们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并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宋)郭茂倩编撰, 聂世美, 仓阳卿校点. 乐府诗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 余冠英. 乐府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 [4] (北齐)颜之推著, 程小铭译注. 颜氏家训全译修订版[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 [5] (南朝宋)范晔著.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6] (后晋)刘昫等著.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 (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8] (唐)魏征等撰. 隋书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9] (唐)李延寿撰.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0] 魏收. 魏书卷一百九乐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宋)欧阳修. 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2] (宋)沈括撰. 梦溪笔谈[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13] (清)沈德潜著, 霍松林校注. 《说诗晬语》六九.
- [14] 胡应麟. 诗薮杂编卷三《遗逸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5] 萧涤非.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16] 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 [17] 缪钺. 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 [18] 葛晓音. 八代史诗[M]. 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Songs in Northern Dynasty and Literature of Northern Minorities

Luo L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re an era of separatist divisions and great turmoil in the history. Among them,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is small. The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thnic styles of the nomadic peoples of the north and the cultural customs with exotic sentiment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literature, Yuefu folk song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the North, its content reflects the heroic spirit of the nomadic athletes, the spirit of the martial arts, the style of the hearty and healthy, highlighting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the nomadic nomads. The folk song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rofoundly recorded the social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and had stro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se poems, the influence of minority culture on literary creation is reflected.

Keywords: Northern Dynasty folk songs; minority; Healthy temperament